

ALEX GANSA & HOWARD GORDON编剧
之SHOWTIME同名热播剧集官方小说

[美] 安德鲁·卡普兰 著
Andrew Kaplan

刘策、苏伊达 译

索尔的游戏

HOMELAND™

Saul's Game

索尔的游戏

HOMELAND: Saul's Game

[美] 安德鲁·卡普兰 著
Andrew Kaplan

刘策、苏伊达 译



Homeland™ & © 2016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Morrow,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13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索尔的游戏 / (美) 安德鲁·卡普兰 著 ; 刘策, 苏伊达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6.5
(《国土安全》系列小说)

书名原文: Saul's Game

ISBN 978-7-5407-7775-3

I . ①索… II . ①卡… ②刘… ③苏…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8661 号

策 划:刘 鑫
责任编辑:刘 鑑
责任营销:景迷霞
责任监印:陈娅妮
装帧设计:李诗彤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19.5 字数:250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绝密//一级：绝密最紧急行动//
发起者控制/外籍禁阅/
仅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阅览/
解密期限 100 年

[测谎文本：中央情报局公共安全中心/中东分部/国家秘密行动处/巴格达站；日期：20090621]

测谎对象：卡罗琳·安妮·马蒂松，又名“卡丽”，美国国家秘密行动处中东分部巴格达站情报官

测谎员：[[姓名已涂；见末尾注释]]

注：内含测谎员评估即[[双括号内容]]。测谎音频文本从此处开始：

测谎员：你是卡罗琳·安妮·马蒂松吗？

马蒂松：是。

测谎员：你的生日是 1979 年 4 月 5 号吗？

马蒂松：是。

测谎员：你的年龄是 30 岁吗？

马蒂松：是。

测谎员：你上周是否有过性行为？

马蒂松：……是。

测谎员：你是否听说过一个代号为“铁雷”的中情局行动？

马蒂松：我……是。

测谎员：只能回答是或否。你是否听说过一个代号为“铁雷”的中情局行动？

马蒂松：是。

测谎员：其实你就是铁雷行动的主要情报官吧？

马蒂松：是。

测谎员：你是否杀死了一个人名为[[已涂]]的伊拉克人？

马蒂松：当时他要[[已涂]]。

测谎员：你是否亲手杀了他？是或否？

马蒂松：是。

测谎员：那关于[[已涂]]呢？你是否与他有过性行为？

马蒂松：是，可那是为了……[[已涂]]

测谎员：当时你是否服用了摇头丸或又名 01 的芬乃他林^①之类的药物，并且与多人发生了性关系？

马蒂松：否，这些我都没有。[[错，测谎对象在说谎]]

测谎员：你和瓦泽尔·扎菲尔是否相识？他是美国大使馆雇佣的一名伊拉克员工，同时也是中情局巴格达站的一名特工。

马蒂松：是。我们是同事。

测谎员：你和他不只是同事吧？你和他住在一起，并且有过多次性行为，是不是？

马蒂松：是。

测谎员：虽说你们关系暧昧，但他的死跟你有关，是不是？

马蒂松：你疯了吗？绝对没有！否。[[错，测谎对象在说谎]]

测谎员：马蒂松小姐，你是否以铁雷行动的成员或其他身份，或多或少参与了[[已涂]]？

马蒂松：否。

[[此处省略评估]]

① 一种毒品。

测谎员：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你吧，你是否对[[已涂]]一无所知？

马蒂松：[[已涂]]

测谎员：在铁雷行动期间，你是否[[已涂]]并且[[已涂]]？

马蒂松：是。

测谎员：那在[[已涂]]期间，你是否泄露了严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情报？

马蒂松：我没有！否。[[错，测谎对象在说谎]]

测谎员：你是否背叛了美国？

马蒂松：否，你个王八蛋！否。[[错，测谎对象在说谎]]

剩余测试内容省略；仅供中情局局长阅览。测谎员及全部人力资源数据/201

档案/土豚人工情报/依照中央情报局局长命令修改/M-20090624-2

2009 年

“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一年

1. 华盛顿特区，参议院哈特办公大楼

2009年7月28日

10:19

“总统阁下，还有副总统威廉·沃尔登先生，感谢两位能够在深夜前来。”

“这是什么鬼地方？跟个山洞似的。”

“这里是特殊会议室，总统阁下。跟像副总统曾担任过的中情局局长那样的神秘人物秘密会谈时，我们就会用到这间会议室。它就在参议院听证室的正下方。这里的防电子窃听水平恐怕是全华盛顿最高的了。况且，有海军陆战队防守着德克森大楼那边的通道入口，不会有人知道你们来过这里的。”

“那就好，我们的这次会面就当没发生过。我的特工提姆对这种事情见怪不怪了。”

“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会保密，总统阁下。但说起当下这个烂摊子……”

“参议员，我就坦白跟你说吧，这次听证会不能开。”

“等等，总统阁下，我们同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地位可是平等的。美国人民有权……”

“别废话了，这纯粹就是政治斗争，只不过我现在不再是总统候选人，而是总统了。现在我告诉你，听证会不能开。”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了，你以为呢？这事儿已经臭气熏天了，你想瞒也瞒不住。”

“参议员，你要的那些，我们已经给你了。”

“比尔，你还好意思来插嘴？就你给我的那些，用我爹的话说，就是一大车稀屎。就说这个女特工马蒂松的测谎记录吧，你他妈除了她的名字外，几乎全给涂了，你怎么没连她的名字一起涂掉？先生们，别整这些没用的。这次听证会我们偏要开，而且还要面向公众，面向全部媒体，邀请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电视台、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等所有媒体。如果这让总统阁下，或者你，比尔，下不了台……哼，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参议员，嗯……沃伦？我们就撕破脸皮吧，不要假惺惺了。我知道你想给自己一个政治筹码，让自己出现在各大周日脱口秀节目里，甚至还可能想拿它当平步青云的垫脚石，但是相信我，这次听证会绝对不能召开。”

“我知道你想把这件事压下去，但是我以一个老练的检察官的身份警告你，你和副总统即将面临被弹劾的危险，我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也不是说着玩的，参议员，所以我才来这儿。但是这次听证会真的不能进行下去。”

“总统阁下，恕我直言，我才是委员会主席，想阻止我，你算老几？”

“且听我告诉你疑罪从无的好处。事情乱到这种地步，我们确实有责任，没人是无辜的，但是，这一团乱麻之后确实有着一位爱国者，一位真正为这个国家操了心的人。沃伦，你听我说，我不是为了政治斗争而来的，我已经美国总统了，今晚我来这里只为一个目的，事关国家安全，你不能召开听证会。”

“想阻止我，你说的这些远远不够。”

“所以我才带来了副总统沃尔登。比尔？”

“参议员，总统让我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之后该做什么，你自己看着办。这次行动是我批准的，所以也由我来监督。”

“这个女特工马蒂松，她是不是叛徒？我真想把她拖到外国情报监控法庭^①上，然后锁起来，把钥匙扔得远远的。”

“我们会让你来作决定。不过你的思路不对，她与这件事无关。”

“那就看在宝贝耶稣的分上，比尔，你就赶紧讲这件事吧！”

“你这样说未免有些滑稽，那位爱国人士连基督徒都不是，他是一个正统派犹太人。但他不戴圆顶帽，也不遵循任何正统派犹太教的传统，这一点你得先弄明白。这个人叫索尔。”

“这个索尔干了什么？”

“你看了我们送给你的文件，他的事里面都有。既然总统也在这儿，我就只好承认那些资料确实不全，甚至连三分之一都不够——很抱歉，总统阁下，但是我也没办法——而且我们还在文档里动了点手脚，但是，我敢保证，里面确实该有的都有。”

“都有什么？这次……什么行动？铁雷？在我看来这就像一堆列车残骸。”

“老天啊，你真是真的没看明白。对你来说，看这些资料就跟去欣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蒙娜丽莎》或者西斯廷礼拜堂一样，让你摸不着头脑。参议员先生，这次行动可以说是中情局有史以来最优秀、最成功的一次了。如此天才的杰作，你却看不出来。这次行动拯救了伊拉克战争，甚至可能拯救了整个中东。如果没有它，估计会有上万的美军伤亡，同时美国在全球的声望也会一落千丈，而这些都只不过是噩梦的开端。我们所说的这些灾难比‘9·11’还要恐怖，你该给有功之臣颁发奖章才对。”

“比尔，就此打住，既然你和总统都想让我充当恶人，那为什么还让我蒙在鼓里？不过先挑明，我不会提前作出任何承诺。你们打算从何说起？从这次行动吗？”

“好吧，既然你都提起了她，那就从这个女人说起吧。”

^① 外国情报监控法庭(简称 FISC)称得上是美国最秘密的法庭，专门负责审查美国国家安全局等单位关于监控外国情报机构的请求。

“我必须得去见你一下，而且是今天晚上。你知不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我不能够再见到你，我该拿什么来纪念你呢？我该拿什么来纪念你呢？”他问她，“我该拿什么来纪念你呢？”

2.叙利亚沙漠东部

2009年4月12日

01:56

两架黑鹰直升机低空飞行在沙漠上方，匆匆越过沙丘和岩石，与地面的距离不到七十英尺。黑暗中，两架直升机的间距几乎只有四十米。夜空中乌云密布，只露出一颗星星，地平线完全不可见。对飞行员来说，这无异于蒙着眼睛以近160节的航速^①来驾驶。他们之所以没有坠机，就是因为AN/ASN-128多普勒雷达为他们提供了地表信息，帮助他们探测出高海拔障碍物，比如裸露在外的巨石、沙丘或者建筑（当然，从理论上讲，这个区域的沙漠中应该不会有任何住所）。以更高的海拔飞行本应更安全，然而在此时此刻只会是自寻死路。他们会在几分钟甚至几秒之内被敌方防空雷达锁定，一旦叙利亚的战斗机闻风出动，他们便在劫难逃。

被安全带束在舱口座位上的卡丽·马蒂松努力抑制着不让双手颤抖。她已经两天没有服药了。她患有躁郁症，需要服用氯氮平。提供此药的是一家位于巴格达绿区海法街的小药房。在那里，如果药店老板萨马尔认识你，你便可以买到全世界任何一种药物，而且只要你肯用现金支

^① 160节航速相当于每小时300千米，接近飞行的最低时速。

付,没人会问你任何问题。“这位女士,请用美元支付,非常休克郎①!”

从直升机内部的战斗照明灯发出的红光中,她只能隐约看清特种部队成员的轮廓。他们都全副武装,肩负背包,手持装有消音器的M4A1卡宾枪。这十名士兵外加卡丽正好是十一人,也就是黑鹰直升机正常情况下的载客量。行动的目标现在已经进入直升机的作战半径368英里之内。他们的计划是在破晓之前返回伊拉克境内。一位门炮手操控着一部7.62毫米的机枪,守在舱口处;舱口旁边的窗户之外一片漆黑,除了狂吼着的直升机螺旋桨之外别无他物。

他们在第四前方作战基地起飞,并在十五分钟之前穿过边界进入叙利亚领空。第四基地是一片水泥铺就的平台,位于伊拉克西部鲁特巴镇之外的沙漠深处,四周是由沙袋堆起的壁垒。除了10号高速公路沿途为数不多的车站以及走私者搭建的零零散散的帐篷外,鲁特巴镇到奥泰巴镇之间的大部分沙漠区域都荒无人烟。

早在罗马大军的足迹到达之前,走私者便已经在这片沙漠上踏出了道路。在部署这次行动时,他们就已经一清二楚。理论上来讲,这里的部落成员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打电话通知叙利亚警卫队的人。这些走私者一旦听到了直升机的声响,便会直接断定它们属于叙利亚军队,然后避而远之。

她无法抑制住双手的颤抖。该死。她之所以停止服药就是为了让自已在本次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敏锐。然而她现在开始不舒服了,像是提前预感到了什么。集中注意力,卡丽,她告诉自己。

多年来,她一直在追捕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伊斯兰人民自由军的首领以及中情局继奥萨马·本·拉登之后的头号要犯——阿布·纳齐尔。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私人恩怨。因为三年前一个她非常在乎的人——美国海军上尉瑞安·登普西——在费卢杰遇害了。

在哈迪赛镇,她差一点便将阿布·纳齐尔本人拿下,但是后者还是奇

① 阿拉伯语,意为“感谢”。

迹般逃脱了。这个人简直是个幽灵。不过，下面这些人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他的追杀：她，中情局巴格达站长官佩里·德赖尔，在美国大使馆做翻译、实际上却充当她手下的瓦泽尔·扎菲尔，当然还有她的上司、在位于兰利的总部任中情局中东分部主管的索尔·贝伦森。

登普西遇害一年半后，瓦泽尔离开了他的妻子，提着一个手提箱出现在位于绿区的卡丽家中。这是一套位于二楼的小公寓，里面有一扇窗子，面对着车辆穿行的街道。俯身望去，可以看到生长在中央分道线上的棕榈树下摆着很多黑市地摊儿。小贩们向途经的汽车兜售汽车零件、塑料罐装汽油、枪支甚至还有避孕套。

“我不是登普西。”那天晚上瓦泽尔对她说。窗外飘来烤鱼^①和炸鱼的味道。他站在门口，双手插在口袋里，看起来像个初次约会的男孩。

“我也没想让你变成他。”她说。在登普西之后，她没有跟任何男人谈过恋爱。她知道自己并不爱瓦泽尔，但是他身上有一种温柔，而她需要这种温柔。

“我是伊拉克杜莱米人，来自拉马迪。我现在所做的是哈拉姆，你能听懂吗？是禁忌。我的母亲哭得不能自己，再也不想理我。我的亲生母亲啊。我老婆说：‘先跟那个美国沙姆塔一刀两断，之后也别跟我说话，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原谅你，也不知道自己想不想原谅你。’卡丽，你能听懂吗？”

她点了点头。沙姆塔是阿拉伯语中的“婊子”。

“我只知道我不能没有你，”他把她拥入怀中，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做，“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场疯狂的战争中孤军奋战。阿布·纳齐尔让穆斯林蒙羞，一想到他对我们做的这些我就恶心。”

然后世界仿佛只剩他们两人。瓦泽尔与她同床共枕，成为长久以来和她睡过的第一个男人。这就是追捕阿布·纳齐尔给他们带来的改变。他们变成了暴风雨中走散的孩子。公寓敞着窗子，里面弥漫着巴格达的

^① 原文为阿拉伯语：masgouf。一种伊拉克当地小吃，类似烤鱼。

千音百味。

“升过去。”飞行员说道。随后直升机升高，躲过了障碍物。他们距离地面很近，非常危险。说起危险，这次任务的每一个环节、未来三个月的每一步对他们来说都危险重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是她的坚持不懈促成了这次任务的执行。

策划这样一次中情局特别行动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直到副总统以及总统的国安顾问批准才行。看到行动方案后，副总统威廉·沃尔登亲自将她从巴格达调回华盛顿。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白宫。她走进沃尔登位于白宫西厢的办公室。索尔·贝伦森陪在一边。他是她的上司，带她入行，也是她在中情局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你们疯了吗？”沃尔登吼道，“这是我见过的最为冒险的行动方案。你们知不知道，但凡出一点儿差错，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失误，比如直升机出了故障，几声狗叫，邻居报了警，或是哪个混蛋走了火，我们就都完了。整个国家，整个中情局，所有的一切都完了。我们那是在入侵别国的领土！我的天啊，索尔，你觉得你们能神不知鬼不觉？”

“是阿布·纳齐尔，就是他。我们追捕了他好几年，这次他跑不掉了。”她说。

“你怎么知道？那个凯迪拉克说的？索尔，他的话我可不信。我不能把这么冒险的计划报给希金斯。”迈克·希金斯是总统的国安顾问。

“比尔，这计划是可行的，有九成的把握，你知道她没错。”索尔说道。

凯迪拉克是他们给莫萨·赛贝格中将起的代号。他是叙利亚军队精锐总统卫队的装甲部队副指挥官，与阿拉维部落有着血缘关系，深受阿萨德总统的信赖，也是大马士革军事高层的核心成员。

把他纳入旗下曾是索尔的计划。索尔很久之前便认定赛贝格是中情局的潜力股，所以当负责监视赛贝格的人发现他在开罗兰西斯希尔顿酒店的伦敦俱乐部赌博陷入了困境时，索尔便采取了行动。赛贝格去开罗时，他的妻子阿米娜正和阿萨德总统的妻子在巴黎圣奥诺雷街上购物。

她这一程的花销是一个中将永远也承担不起的，因此赛贝格为了赢钱只好诉诸赌博。“他这种想法在拉斯维加斯这座赌城都没什么希望，更别提在埃及的小赌场了。”索尔评价道。

在监视者汇报了赛贝格将会输掉多少钱后，索尔决定立即派人接近他。他通过联信系统发送了一条紧急短讯，命令卡丽乘下一班巴格达至开罗的航班动身前往。联信系统即联合全球情报通信系统，是中情局为了绝密通讯而设计的特殊网络，具有超高安全系数。

卡丽身着紧身衣裙，走进高赌注私人赌厅，眼睛只注视着如今代号为凯迪拉克的赛贝格。她在赌厅中与目标对视了一下，然后便跟着他走进他的旅馆房间。欠下一屁股债，他想到的解决方式是酒精、美女和手枪。酒是一瓶俄罗斯伏特加；美女是一个乌克兰妓女，之后为了封口，很快便把她驱逐出境；枪是一把贝瑞塔9毫米口径的手枪。卡丽为了把它从他的手中夺过来，只好一根又一根地掰开他的手指。直到最后，她都不知道他要射杀他们两人之中的哪一个，是她，还是他自己。

第二天，她为他结清债务，并在他的公文包里放了10000美元纳税人的钱，把他打发回了大马士革。之后的六个月内，凯迪拉克的妻子阿米娜都享受着迪奥香水，当然重中之重是，她享受着总统夫人的青睐，这让他为他们提供的每一条情报都弥足珍贵。他成为了中情局在叙利亚最重要的眼线。

沃尔登再次翻起这些资料，尽管他已经读过了。

“这个凯迪拉克确实提供了一些情报，然后卫星又显示说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奥泰巴有一个院子，但那可能是真主党的，可能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还可能是哈马斯组织的，甚至有可能是阿萨德总统的祖母的，是谁的都有可能。”

“两个月来，我们一直在监视那里，除了使用卫星，还在当地组建了一支小队，”卡丽插话道，“两周前我还亲自伪装成一个切尔克斯人去了那里的面包店。我穿着长袍站在那里，光是听买面包的妇女们说话所能得到的信息都会让你瞠目结舌。警察不逛那条街道，阿萨德的安保部队也